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下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二十五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戚列傳第六十七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嬖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

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

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

道之大倫也

師古曰倫理也

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

師古曰兢兢戒慎也

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

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

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

既驩合

矣或不能成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

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

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

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

皇太后適稱皇后

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

取象二儀

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

之號焉

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

至武帝制使仔姪

娥俗華充依各有爵位

師古曰使言接幸於上也仔美稱也姪娥皆美貌也俗俗猶言

奕奕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使音接仔音予字或從女其音同耳姪音五經反俗音容

而元帝加昭儀之號

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

凡十四等云

師古曰除

皇后自昭儀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使仔視

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

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

俗華視

真二千石比大上造

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

十六爵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

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師古曰中更第十三爵也更公

衡反其下亦同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

七子視八百

石比右庶長

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師古

曰左庶長第十爵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少使

視四百石比公乘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

五官視三百石

師古曰五官所掌亦

象外之五官也

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

皆視百石

師古曰涓絮也無涓言無所不絮也共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

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

上家人子中

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

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

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

外

服虔曰陵上
司馬門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

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

好相人高

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

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

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

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
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
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
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
舂薄暮常與死為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

告女

師古曰女讀曰汝此下皆同

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

師古曰乃亦汝

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

師古曰反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

趙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

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興起

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

使人持鴈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

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

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

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音於今反

使居鞠域中

師古曰鞠域如跼鞠之域謂窟

室也鞠音巨六反

名曰人彘居數月廼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

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

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師古曰今太后

視事已自
如太子然
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

喪哭而泣不下

師古曰泣謂淚也

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

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

未

師古曰解猶解說其意

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

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

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

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廼哀

師古曰說讀曰悅

呂氏權由此

起廼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

趙幽王友共王恢

師古曰共讀曰恭

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

子台為呂王

師古曰台音土來反

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

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

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

下八年病犬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為上

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

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

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

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
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
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
萬方終無子廼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

師古曰名

為皇
后子

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

年廼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我壯即為所為

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偽反

太后聞而患之

恐其作亂廼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

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

以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

師古曰牢堅也

然而無益

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

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

師古曰置留也

北宮在未央宮之北

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

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

師古曰山陰會稽縣

及諸侯

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

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

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

楚連和

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

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

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

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

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

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
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
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為
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
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
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
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
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

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太

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

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

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

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

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

廼召復魏氏

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目反

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

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

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

葬南

陵

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

用吕后不合葬長陵

師古

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

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

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

師古曰與讀曰豫

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

師古曰如往也

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

我籍趙之伍中

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

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

其宦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

嫖

師古曰嫖音匹昭反

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

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

男更病死

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

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

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

故謂之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

師古曰初封代

王後更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觀津

師古曰觀津清河之

縣也觀音工喚反

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

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

靈文園法

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

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

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

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家也

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

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謂墮樹用為符信

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

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勾沐

沐我已飯我乃去

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

於是竇

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厚賜之家於長安絳

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比兩人

師古曰恐其後擅權

則將相大臣當被害

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

氏大事也

師古曰故音甫往反

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

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

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

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

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侯

喜士

師古曰俠音許夾反

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

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

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

年崩

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

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

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

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

至武帝時魏其侯竇

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為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

師古曰冀其貴而依

倚之得尊寵也
倚音於綺反

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宫

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

諸姬子

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

曰吾百歲後善視

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

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

符

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

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

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

師古曰趣音曰促

大行奏事文曰子以

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

當言邪

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

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

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

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

女弟兒姁亦復入

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

生四男兒姁

蚤卒四子皆為王

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皇后

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

師古曰慮音慮

皇

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

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

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

追尊王仲為共侯

師古曰共讀曰恭

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

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
初皇太后微時所為金玉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

師古曰言隨俗而在閭巷未顯貴

武帝始立韓嫣白之

師古曰嫣音偃

帝曰何

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
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
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
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
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

脩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脩成子仲以太后

故橫於京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

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

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

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

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

數焉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

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

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

師古曰言失德義之

序而妄祝詛也

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

堂邑侯午薨生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

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

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

武帝即位數年

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被霸上

孟康曰被

除也於霸水上自被除今三月上巳被禊也師古曰被音廢禊音系還過平陽主主見所

侍美人

師古曰侍儲侍也侍音丈紀反

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

夫

師古曰說皆讀曰悅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師古曰尚主也時於軒中侍帝權主

衣軒中得幸

師古曰軒謂軒車即今車之施幃者

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

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師古曰拊謂摩循之行矣猶今言好去

強飯勉之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

即貴

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入不中用者斥
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
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
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
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
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
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
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

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

師古曰更

互也音工衛反

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

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

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

門蘇文姚定漢興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

桐柏

師古曰瘞瘞也桐柏亭名也瘞音於例反

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

后追謚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

師古曰葬

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
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
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
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
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
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
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
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

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嬙見帝

師古曰嬙與嬙同謂不嚴飾

上曰夫人第一見我

師古

曰第但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

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

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歔音虛歔音許既反

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

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
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
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
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
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
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
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
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廼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

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

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

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

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師古曰姍姍行貌音先安反

令樂府諸音

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

以脩嫵兮

師古曰嫵美也連娟嬌弱也嫵音互娟音一全反

命櫟絕而不長

師古

曰櫟截也音子小反

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

師古曰新宮待神之

處貯與佇同佇待也泯然滅絕意

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

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

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

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脩長也陽明也

秋氣憺以淒淚兮桂枝

落而銷亡

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秋芳香亦喻夫人也憺音千感反淚音戾

神粲粲

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

未央

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壙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

反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

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

翔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

函菱蕸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

李奇曰蕸

音敷孟康曰菱音綏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菱敷散以待風也師古曰雜襲重積也

的容與

以猗靡兮縹飄姚虤愈莊

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然盛美雖在風中縹飄姚虤愈益端

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

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

師古曰追迷平

生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

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

師古曰心

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

驩接狎以離別

兮宵寤夢之芒芒

師古曰言絕接狎之懽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郎

反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魄之紛紛兮

哀裴回以躊躇

師古曰躊躇佳足也躊音躊躇合韻音丈預反

執路日以遠兮

遂荒忽而辭去

師古曰荒音呼廣反

超兮西征屑兮不見

師古曰屑然疾

意也以目為喻故言西征

寢淫敞克寂兮無音

師古曰克古悅字

思若流波

怛兮在心

師古曰流波言思寵不絕也怛悼也音丁曷反

亂曰

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

佳俠函光隕朱榮兮

孟康曰佳俠猶佳麗

嫉妬閹茸將安程兮

師古

曰言嫉妬閹茸之徒不足與夫大為程品也閹茸衆賤之稱也閹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

方時隆盛

年夭傷兮

師古曰傷合韻音式向反

弟子增欷洿沫悵兮

應劭曰弟夫人弟兄

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洿沫涕洟也晉灼曰沫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洟洿洿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沫晉說是也悵

惆悵也洿音烏洿下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末之末也

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

師古

曰朝鮮之間謂小兒泣不止名為喧音許遠反

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師古曰嚮讀曰響響

之隨聲必當有應而今涕泣徒
自已耳夫人不知之是虛其應
嫀妍太息嘆稚子兮

孟康

曰夫人蒙被歔歔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
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嫀冥嫀冥猶嫀妍也師古曰嫀音

在消反 嫀慄不言倚所恃兮
孟康曰恃平日之恩知上必
感念之也師古曰慄哀愴

之意也 嫀音 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如淳曰仁者之行忠
尚一不以為恩施豈

有親親而反 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師古曰死者一往不
返情念酷痛重以此

心為信不有忽忘 去彼昭昭就冥冥兮
既下新宮不復

故庭兮
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
室之庭也復音扶目反 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
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
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
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

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

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
廣記云趙父冢在門西也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
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
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

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
今鉤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

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

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

師古

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

心欲立馬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久

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鉤弋健仔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

師古

曰譴責也音口義反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呼為女陵後上疾病乃

立鉤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

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健仔為皇太

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
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承奉守如法順成侯
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
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
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

蓋雖風常屬車

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

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遷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

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

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

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

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

通功封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

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

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蓋主

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

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

上與大將

軍聞之不絕主驪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
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
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
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

師古曰以時得入

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

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

成

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
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
妤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

師古曰甫始也

安

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

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婚飲大樂見其服飾使

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

御皆亂

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

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

軍光為丁外人求侯

師古曰守求請之

及桀欲妄官祿外人

師古

曰不由材德故云妄

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

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

十匹贖罪廼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

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
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
稱子路喪姊暮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
弟不忍除之

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

故曰觀過知仁

師古曰論語云孔子

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

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

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

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恚

師古曰寢漸也

遂結黨與謀殺光

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

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

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

且用皇后為

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

師古曰家人言

凡庶匹夫

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

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

師古曰與讀曰預

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

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

婢守桀安冢

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東去夏侯勝冢二十步

光欲皇

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

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綺多其帶

服皮曰窮綺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

令所使之人也綺古袴字也窮綺即今之緹襦袴也令音力征反緹音下昆反

後宮莫有進者

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元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

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

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

師古曰進者皇

孫之名

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

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

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

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

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

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

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嫗初上即位

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嫗令大

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

王嫗嫗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為同

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廼始婦

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

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

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廼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嫗

為翁須作縑單衣

師古曰縑即今之絹也音兼

送仲卿家仲卿教翁

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

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

平鄉

師古曰
之往也

仲卿載廼始共求媼媼惶急將翁須歸曰

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

師古曰言未
嘗得其聘幣

奈何欲予它人仲

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

見行當之柳宿

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
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媼與廼始之柳

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

師古曰言自
訟理不肯行

翁須曰母置之

師古曰置之猶言
任聽之不須自言

何家不可以居

師古
曰言

所去處皆
可安居

自言無益也媼與廼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

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媼與

翁須共宿明日廼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廼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

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

師古曰辭

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

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

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

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

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闕內侯

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

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

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廼始以本

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廼富貴追賜謚曰思成侯詔涿

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承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

薨謚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

園邑長丞

師古曰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改曰奉

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

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

後為宦者

承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

師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索音山客反

其殿

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

師古

曰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

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

之

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

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

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廼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

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

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

臨當入歐侯氏

子死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

廼置酒請之

師古曰請召也召嗇夫飲酒也

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

乃闔內侯

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

可妻

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

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

廣漢重令

為介

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重音直用反

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

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健仔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

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

晉灼曰儀向也

師古曰謂附向之

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

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

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

從

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

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

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

衍可過辭霍夫人行

師古曰過辭夫人乃衍入宮也

為我求安池監衍

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

師古曰辟音開謂屏去之

字謂衍少夫

幸報我以事

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

我亦欲報

少夫可乎

晉灼曰報少夫謀弒許后事

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

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

師古曰累

託也音力瑞反

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師古

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

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

也師古曰去謂除去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

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

師古曰與衆醫共雜

治之人有先嘗者何可行毒

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

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君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

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

大丸以飲皇后

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

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

中得無有毒

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

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

師古曰懣

音滿又音悶

衍出過見顯相勞問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亦未敢重謝衍

師古曰恐人知覺之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

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

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李奇

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

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

哀皇后葬杜南是為杜陵南園

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

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

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

師古曰謂縫作嫁時衣被也為音于

偽反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

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

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脩許后故事

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

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

亦寵之顓房燕

師古曰顓與專同

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

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

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
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
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壻昆弟謀反發
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
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
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其退避
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

師古曰在
上林中後

十二歲徙雲林館廼自殺葬昆吾亭東

師古曰昆吾
地名在藍田初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是時館陶王母華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

師古曰許

后所生故
曰許太子

幾為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

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
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
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
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
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
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
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

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

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

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為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

曰東園也

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

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脩之義恩結于心

師古曰質讀曰

贊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

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考證

外戚傳殷之興也以有娥又有嬖○按又有嬖三字及下文太姒二字並史記所無而漢書補之

漢興因秦之稱號云云○

臣召南

按自此以下詳序宮

中位號班氏所自撰錄也後書云秦爵列九品即據此傳

高祖薄姬傳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史記作坐河南宮成臯臺

孝景王皇后傳元朔三年崩○史記作元朔四年誤也
此與紀合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三千八百二十六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外戚列傳第六十七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十侯者陽平

項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外戚莫盛

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說狀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

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

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
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
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
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

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

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

綦

師古曰綦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

歲餘薨謚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

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

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

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

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

皇后廼上疏

曰妾誇布服糲食

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

加

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

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脩曠職尸官

師古

曰洿與汙同曠空也尸主也妄主其官

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

誅不足以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

與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

師古曰外家謂

后之家族言在外也

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

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

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

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

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

晉灼曰竟

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家吏不曉

師古

曰家吏皇

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

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

師古曰未央宮天子

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

言妾家府亦不當得

妾竊惑焉

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

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

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

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

不如前

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一一如之也被音皮義反

設

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

繩妾以詔書矣

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

此二事誠不

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勝

師古曰宦吏奄人為皇后吏也

伎堅也音之伎反

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

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

遇之時也操持也音千高反次下亦同

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

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

師古曰言

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

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

師古

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仰音牛向反

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

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

師古曰託言此

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

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

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

今當率如故事惟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

師古曰甫始也

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

師古曰若謂如未奉

詔之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

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發意若

草木之方生也

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

如故事則可矣

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妄遺賜人於事

則可而后之衣服自當如舊也

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

前

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它時為比例而正依竟寧前也

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

豈可邪

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衆事比竟寧前不肯皆同也

故時酒肉有所賜

外家輒上表廼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

百斤耳

蘇林曰宣帝美人也

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

古師

曰當多於梁美人也

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

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

之不可勝盡

俟自見索言之

師古曰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盡也

唯陛下深

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

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

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

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

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

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

王相也

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裒誠秉忠唯義

是從

師古曰裒古懷字

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師古曰上官上上官桀

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城宣城侯夫人顯也惡音烏

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

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

鄉百蠻賓服

師古曰鄉讀曰嚮內嚮皆嚮中國也

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

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

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

正月

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

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

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

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

以著繼嗣之微賤人

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

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

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相傳

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

師古曰謂陳持弓也

夫河者水陰四瀆

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

師古曰大阜曰陵

斯昭陰盛盈溢違

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

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

咷喪牛于易凶

師古曰咷古笑字咷音桃解並在谷永傳

言王者處民上如

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

也雖先快意說咷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

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

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

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

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

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索先各反

己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戊在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

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

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

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師古曰寢甚也婁古屢字咎敗灼灼若此豈可

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

師古曰彤音弋中反

祖已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師古

曰解並在谷永傳

即飭椒房及掖庭耳

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敕同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

師古曰條

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

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

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

且財幣之省特

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

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

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

君子之道

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闇亂之

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也。

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

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

師古

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

道師古曰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其孝東宮毋

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師古

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養名顯行以息衆謹師古曰謹

譁衆議也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

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

日蝕師古曰比頻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

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

師古曰佑助也

久之皇后寵亦益

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

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

師古曰諛古詛字

事發覺太后

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

師古曰在上林

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

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

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

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

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

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

敗先是廢后姊嬪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

師古曰嬪者后

姊之名也音靡

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

師古曰給誑也

我能白東宮復

立許后為左皇后廢后因嬪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

謝長書有諄謾

師古曰諄惑亂也謾媒汙也諄音布內反謾與慢同

發覺天子使

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

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為健仔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

古曰蛾與俄同古字通用增成第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柘觀有男數月失之

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健仔同輦載健仔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

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

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健仔誦詩及

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

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每進見

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

李平平得幸立為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

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

賤興踰越禮制寢盛於前

師古曰踰與踰同寢漸也

班倢伃及許皇

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

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

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

師古曰祝詛主

上是不臣也

如其無知慙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

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倖忤久見危求共養

太后長信宮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

上許焉倖忤退處東宮

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

師古曰何任也負也

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

師古曰陳列也蒙

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

師古曰渥厚也

揚光烈之翕赫

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

寤寐而紖息兮申佩離以自思

師古曰紖息言懼而喘息也離袿衣之帶也女

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之故云自思也索古累字

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哀

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閭妻煽方處故云為郵郵過也美

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也虞

虞舜也任太任文王之母姒太姒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尼據反雖愚陋其靡及兮敢

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息也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

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留華色落也蕃音扶元反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繼祿而

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仍頻也離遭也豈妾人

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晝莫

而昧幽

師古曰晝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讀曰暮一曰莫靜也讀如本字

猶被覆載之

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

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棄也被音皮義

反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

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曰流

謂等列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

師古

曰共音居容反洒音灑又音所寄反埽音先到反

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

餘休

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蔭也

重曰

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

潛玄

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

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扃短闕也音工癸反

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

師古曰落水氣所生也萋萋青草貌

也落音臺
萋音妻

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

師古曰櫳疏檻

也音來東
反泠音零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綵兮紉素聲

師古曰感動也

言風動發帷裳羅綺也綵綵
衣聲也綵音千賄反綵音蔡

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

兮誰為榮

師古曰覲
字與靜同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孟康曰丹墀赤

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
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迹也綦音其

仰視兮雲屋雙涕

兮橫流

師古曰雲屋言其黹對狀若雲
也黹音徒感反黹音徒對反

顧左右兮和顏

酌羽觴兮銷憂

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
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瑇瑁

瑁覆翠羽於下徹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

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勉虞精兮極

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師古曰綠衣詩鄆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至成帝崩健仔

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

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

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

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

學歌舞號曰飛燕

師古曰以其體輕也

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

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

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

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婕

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追以長前

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

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

師古曰以漆漆

物謂之髻音許求反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捎漆捎即髻聲之轉重耳髻字或作髻音義亦與髻同今關西俗云黑髻盤朱髻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

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白玉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陞也

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

服虔曰釭壁中

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

有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

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

末年定

陶王來朝王祖母傳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

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

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

師古曰白虎殿

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

侯印書贊

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

昏夜平善鄉晨傳袴韞

應劭曰傳著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附袴古袴字也韞音武伐反

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

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譴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

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

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
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
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
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
望驗問知狀者

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

掖庭獄丞籍

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
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
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

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

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

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

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

乳掖庭牛官令舍

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

有婢六人中黃門

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

師古曰綈厚繒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筭勝

耳綈音大奚反

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

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

宮曰善臧我兒胞

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

丞知是何等兒也

師古

曰意言是天子兒耳

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

背

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

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

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愴也

服虔曰愴直視貌也師古曰愴音丑庚反字本作瞠其音同耳武以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

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

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

武發篋中有

裏藥二枚赫䟽書

鄧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閱應劭曰赫䟽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

為閱䟽師古曰今書本赫字或作擊

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

自知之

師古曰女讀曰汝

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

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

師古曰壯髮當額前

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

今兒安在危殺之矣

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

殺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師古曰謂太后

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

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

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

自殺邪若外家也

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

我曹言願自殺

師古

曰曹即自繆死

晉灼曰繆音繆縛之繆鄭氏曰自繆也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虬反

武皆

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

師古曰棄謂張棄也

宮長李南以詔書

取兒去

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

不知所置

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

也

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師古曰或

暫入或

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裏

子

師古曰裏古懷字

其十一月乳

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

詔使嚴

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

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

師古曰給誑也中宮皇后所居

即從

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

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

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懟以手自擣

師古曰懟怨怒也擣

築也懟音以直類反

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

師古曰故以許

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

殊不可曉也

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

帝亦不食昭儀

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

師古曰何為不食也

陛下常自言約不

負女

師古曰女讀曰汝次下亦同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

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

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

受來置飾室中簾南

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

美人以葦篋一合盛

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

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

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噓

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

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

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

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嬖公孫習前

免為庶人

師古曰嬖音麗

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

梓宮

師古曰言未大斂也

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

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

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元延

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

師古曰姓吾丘名遵

掖庭丞

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

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

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

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

掖庭中御

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

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

師古曰者讀曰嗜

奈何令長信

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

為也慎語

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

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

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

更大赦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

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

召而誅焉春秋予之

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謂許與之也解具在五行志

趙

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

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

犯尤誅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

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

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

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

聖人法禁

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

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

也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

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

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

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

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

權柄

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

師古曰耆讀曰嗜

少主

幼弱則大臣不使

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

世無周公抱負之輔

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

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

微嗣禍亂之根

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

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

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

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

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援音爰

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

師古曰演廣

也音弋善反廼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

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閑宴之私

也覆音芳目反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

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
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
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
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撓銷滅既往
之過師古曰撓古救字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
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

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

師古曰訐音居謁反

此臣所

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

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

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

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

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

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

故成帝母及王氏

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

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

危宗廟諱天犯祖

師古曰諱違也祖先帝也

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

太后為孝成皇后

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

徙居北宮後月餘復

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

師古曰請謁也闊猶闕也

失

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

師古曰共讀曰恭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

其下並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

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

也

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

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

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

師古曰涎涎光澤之

貌也音徒見反

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

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

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鏐也

師古曰鏐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

魏郡鄭翁妻生男憚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

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婕妤甚有寵為人有材

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

師古曰酹以酒

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
酹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

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

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傳
健仔及馮健仔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
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
賜以印綬在健仔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
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
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傳太后
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

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

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

欲豫自結為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上亦自

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

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

閻崇以為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

師古曰王父謂祖也

為人後

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

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

丹為太傅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傳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

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

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

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傳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

后為皇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
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
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
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

如淳曰廟之前
曰殿半以後曰

寢傳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

師古
曰中

讀曰仲

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

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
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

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傳氏侯者凡六
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傳
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
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
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

師古曰祖始也儒林

傳丁寬易家之始師

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

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

禮即傳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
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兄忠
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
后叔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
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
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
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如王氏在成都世
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

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

請合葬而許之

師古曰事見禮記

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

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

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

司舉奏丁傳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

歸故郡莽奏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

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

師古曰不遵臣

妾之道

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

璽綬以葬

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

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其王

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其王母及丁姬歸定陶

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太后以為既

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桴

作冢

師古曰致謂累也

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傳太后冢崩壓

殺數百人開丁姬桴戶火出災四五丈

師古曰災音弋贍反

吏卒

以水沃滅廼得入燒桴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

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

火焚其槨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

丁姬復故非是

師古曰言尚太優僭也

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

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

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傳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

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

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

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

師古曰以棘周繞也

時有羣燕數千銜

土投丁姬穿中

師古曰穿謂壙中也

丁傳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

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傳
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傳氏女為妃哀
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傳太后封傳妃父晏為
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
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
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傳妃立為皇后傳氏既盛晏最尊
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

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

號終沒至廼配食於左坐

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音

材臥反

諄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

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

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

年就館生男拜為健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

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

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建

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

師古曰佚字與逸同攀

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

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

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

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婕妤男

立為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

俱居儲元宮

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

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

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

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

滿歲有青病

孟康曰災青之青謂妖病也蘇林曰名為

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

未滿歲也青音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蘇誤也

太后自養

視數禱祠解

師古曰解音懈

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

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

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

病發怒

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問也

由恐

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

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亥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

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

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

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

與丞相

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太后指幾得封侯

師古曰幾讀曰

^冀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

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脩氏刺治

武帝得二十萬耳

師古曰刺治謂箴之

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

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

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

還謂左右此廼中語前世事

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

吏何用知

之是欲陷我效也

師古曰效徵驗也

廼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

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

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

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弁

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

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

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
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
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
豪女弟為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婕妤生
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
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三歲孝王薨
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

立為帝莽欲顓國權憊丁傳行事

師古曰憊創艾也

以帝為成

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

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

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

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

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

師古曰鬲音歷

食邑各二千

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

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

師古曰幾讀曰冀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

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傳太后丁姬諄天逆理上

僭位號

師古曰諄違也

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

如天子制不畏天命毋聖人言

師古曰毋古侮字

壞亂法度居

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

大命不遂禍殃仍重

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

竟令孝哀帝受其

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

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

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

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

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

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傳相以下秩

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

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

山王后免后徙合浦

師古曰黜其
后位而徙也

唯衛后在

師古曰中
山孝王后

也王莽篡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

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

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

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積積謂襞積之若今之襪為也

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日明年春遣大司

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

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

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

豐歆授皇后璽綬

師古曰綬所以繫璽音弟

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

延壽門

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頻面反

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

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

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駙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

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

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

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

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

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

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嫕有節操

師古曰婉

順也嫕靜也音烏計反

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

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

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

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鑿往問疾

師古曰祿

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祿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為之

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

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

不同之

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

師古曰繇與田同

窮富貴而不

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

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
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
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
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噉鑒茲行事變
亦備矣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考證

孝成許皇后傳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

臣召南按

其條刺三字一讀使大長秋來白之為一句監本作
刺史非也從汲古閣本改正

孝成班婕妤傳為婕妤居增成舍注應劭曰後宮有八
區增成第三也○

臣召南

按黃圖武帝時後宮八區

曰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鴦等殿鴛
鴦西都賦西京賦俱作鴛鴦

綠衣兮白華注師古曰綠衣詩邶風○按邶應作邶
孝成趙皇后傳及壯屬陽阿主家○按五行志作河陽
主家荀紀亦作河陽

中黃門田客持詔記○胡三省曰詔記與詔書有別詔
記後世謂之手記出於上手故曰詔記若詔書則下
為之以璽為信耳

孝元傅昭儀傳以憚子業為陽信侯○恩澤侯表作陽
新侯

定陶丁姬傳從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塚次○
顧炎武曰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考證

謹案卷九十七上第五頁後二行建成侯刊本成
訛城据外戚恩澤侯表改

第八頁前三行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刊本置訛
致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元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刊本
元訛宣据帝紀改

第二十六頁前三行媼惶急刊本惶訛遑今改

卷九十七下第八頁後八行比頻也刊本頻訛類

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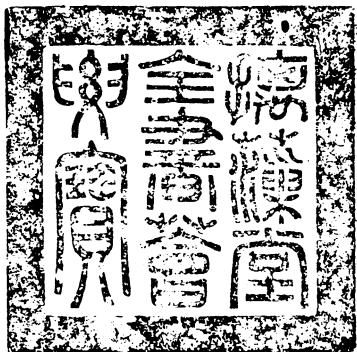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前八行音而樹反刊本樹訛乳據毛本

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嘑客子偏兼刊本嘑訛滹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七行丁寬易家之始師刊本脫家

字據毛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孟錫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

九十八
九十九上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二十七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古師

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為姓

師古曰媯水名也曲水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銳反○蕭該音義曰媯汭字書曰媯舜姓也該案舜居媯

水因以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嫡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

生完完字敬仲犇齊

師古曰犇古奔字

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

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

○宋祁曰舊本三作二

至王建為

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

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

陵

師古曰濟南之縣

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

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

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

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

誅千石以下

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

及通行飲食坐

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

稱免

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

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

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

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

公曰

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

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

雄土火相乘

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

而沙麓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

田乎

張晏曰陰數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

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

地

師古曰直亦當○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

虛即沙鹿地也

師古曰虛讀曰墟

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

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

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

○宋祁曰譚字上當有次字

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

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

師古曰適讀曰嫡

後以妬

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

師古曰任懷任夢

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

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

者相政君

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

當大貴不可言禁

心以為然廼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

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

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

患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

○宋祁曰越本無者字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

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

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

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

不得已於皇后

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

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

師古

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

長御即以為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

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

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為使

見丙

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

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

師古曰適讀曰嫡

宣帝愛之自名

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

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

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

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

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

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

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
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

元

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

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

師古曰側席
謂附近御坐

常有意

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

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

師古曰右音佑助也

語在丹傳上亦以皇

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

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

天子

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

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

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

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故詔臣鳳典領尚

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第星天地赤

黃之異

師古曰第與字同

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

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

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

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克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

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

張晏曰同父則

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

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

師古曰名還王

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

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

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

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

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頗

師古曰頗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

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

○宋祁曰舊本

異字上有奇字考異無故削之今越本亦無

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

師古

曰說讀曰悅

欲以為中常侍名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

曉大將軍

師古曰曉猶白

上曰此小事何須闕大將軍左右叩

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廼止其見憚如此上

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

師古曰言多疾疾

定陶共王來朝

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

以往事為纖介

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

共王之來

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

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宋祁曰注曰字下當有言字注未當有也字

一朝有它且不復

相見

師古曰它謂晏駕也

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

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

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

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

師古

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

師古

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

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

師古曰建立其議也

廼

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

天道聰明佑善而灾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

繼嗣引近定陶王

師古曰近音巨斯反

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

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

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

於定陶王

師古曰猥猶曲也

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

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

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

省責

○宋祁曰省字上當有自字

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

師古曰遠音于

萬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

師古曰王商也

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

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

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

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

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

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

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况於天子而近已

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

它所不見者

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

鳳不可令久典事宜

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

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

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

師古曰微無也

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

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

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

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

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

每名見上輒辟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闕

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

弘子侍中音

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

獨側聽具知章言以

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

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

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

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

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

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

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

此臣二

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

臣三當退也

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

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

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兄弟宗族

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

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

不當以

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

師古曰誠

實也日月益甚

○宋祁曰越本月作日

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

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

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

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

古師

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

師古曰論者不云疏

斤外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

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

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

師古曰婁古屢字

將軍廼深引過

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困

我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

務專精神安

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師古曰亟急瘳差也

於是鳳起視事

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
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
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
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
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
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師古曰言為其家
寮屬者皆得大官

又以侍中太僕

音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
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

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

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

百姓

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

○宋祁曰怒音暖五反上聲

壞決高都

連竟外杜

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

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

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李說為是

土山漸臺西白

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

宋祁曰浙本西字下有象字

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

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

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

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

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

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

師古曰敕整也

臣敢以死保之

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

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

師古曰倨慢也音據

而音敬鳳

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

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諡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

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
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
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
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
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
嫌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
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
光宮在城內近桂
也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

蓋張周帷輯濯越歌

師古曰輯與輯同濯與濯同皆所以行船也今執輯濯人為越歌也

楫謂櫂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

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

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

山漸臺似類白虎殿

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

於是上怒以讓車騎

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廼使

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

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

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

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

而以青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塗之也

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

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竝身自為之而

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

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

師古曰寢漸也

今將一施之

師古曰行

刑君其名諸侯令待府舍

師古曰令摠集音之府舍待詔命

是日詔尚

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橐請罪

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就刑戮也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

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宋祁曰婦舊本作姊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

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
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
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
而薨也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
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

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

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
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
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為
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
事諡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
語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
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

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

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

母定陶傳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

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

乞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

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

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

相連

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

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

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

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

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

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

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

皇太后

○宋祁曰越本無太皇字

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

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

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

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

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

師古曰效獻也獻其

款誠○宋祁曰浙本注文獻並作致

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

師古曰橫

音胡反

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

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

水衡共張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

懷姦邪欲筦朝政

師古曰筦與管同

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

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

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

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舅

先帝棄天

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

殷嚴王飛君等

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

置酒歌舞捐忘

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

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

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

況父子至厚也今廼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

師古

曰謂立哀遣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商所帝為嗣也

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敕令親屬引領

以避丁傳

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

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

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

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

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

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

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九歲常

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

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

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
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諡曰荒
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
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

又奏尊莽為宰

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
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
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
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

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

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

也師古曰虞與娛同

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

十里也

○宋祁曰近字下當有郊字劉奉世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鄆槐里焉得云近

存見孤寡

貞婦春幸繭館

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

率皇后列侯

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

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

夏遊御宿鄆

杜之間

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宋祁曰御一本作御

秋歷東館

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

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

字或作雨校獵上蘭

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

登長平館

師古曰在臨長平坂也

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

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我始入太子家時

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莽因

曰太子宫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

太子宫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服虔曰言婢侍

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

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

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

託以卜相為最吉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

師古曰風讀曰

諷令宰衡安漢公莽踐阼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

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

焉俄而宗室安眾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

舉兵欲誅莽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

師古

曰言所見者同

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

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

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

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

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

○宋祁曰別本作未立或作未即位

璽

臧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

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

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

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

師古曰孤

寄言以孤

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

師古曰言

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

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

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

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

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后臣等

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

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授

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滅族也○宋祁

越本知作如考異更作如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廼

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

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廼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

師古曰恚懟之辭也

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

師古曰諄垂也音布內反

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

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服虔曰銅壁如璧形以銅為之也○

劉奉世曰當云新室文母皇太后

莽廼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

師古

曰視讀曰示休美也

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

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

室

○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于新淳化本作新室

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

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當為

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

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以當順天

心光于四海焉

師古曰此綬謂璽之組也

太后聽許莽於是醵殺王

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

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

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

元廟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

殿以為文母簋食堂

孟康曰簋音撰晉灼曰簋具也

既成名曰長壽宮

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

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

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

師古曰與音預言此何罪

於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

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

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

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師古

曰說讀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

曰悅亦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

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

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

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

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

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

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

泓為武桓侯至今

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

○宋祁曰三代字上當有自字

春秋所記王

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

官幾危國者數矣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

及王莽之興由孝

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

持國柄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

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

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

不欲以授

莽婦人之仁悲夫

前漢書卷九十八

前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孝元皇后傳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甲館成帝紀作甲觀

二人頓首省戶下○顧炎武曰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前漢書卷九十八考證